

公民黨不知悔改繼續欺騙港人

蕭何

公民黨區選落敗的道歉聲明，表示要「做好基層工作」，「重新出發」，只不過是一種搪塞選民不滿的說話，公民黨的領導層根本不會深刻反省，根本不會重視基層工作，根本不會為選民服務，只會繼續製造對抗分化，繼續推行反中亂港的路線。

公民黨醉心於明年的超級議席選舉，投入了湯家驊、陳淑莊、黎廣德、郭榮鏗參加區議會選舉，結果全部低票落敗。公民黨進軍明年的超級議席的美夢又碎了。

公民黨在區議會選舉受重挫後，黨魁梁家傑不但沒有深刻反省和檢討自己的問題，反而為其敗選責任狡辯，指敗選是因為遭到對手藉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和外債爭取居港權案兩宗官司抹黑，是因為對手派「蛇齋餅糶」用小恩小惠討好居民。前黨魁余若薇攻擊地區實績、獲得市民支持的區議員是「渠渠佬」，選教訓選民要考慮「選有能力做立法會議員的候選人」。選舉失敗之後，余若薇力撐梁家傑為選舉失敗推卸政治責任、拒絕辭職的言論，公然說「公民黨內沒有人追究領導層責任」。

由此可見，公民黨的道歉聲明，表示要「做好基層工作」，「重新出發」，只不過是一種搪塞選民不滿的說話，公民黨的領導層根本不會深刻反省，根本不會重視基層工作，根本不會為選民服務。

「蛇齋餅糶論」侮辱選民

理由很簡單，直到今天為止，他們根本不理解什麼叫做聯繫群眾，為基層群眾服務，急基層群眾所急。建制派關心香港弱勢社群的生活困難，對於通脹和住屋的問題銘記於心，所以他們發起了實物的墟市，提供價格實惠的生活必需品，對抗通貨膨脹，對抗失業，出錢又出力。梁家傑一句「蛇齋餅糶」，就想把建制派的關注民生的巨大工程和大量的人力投入抹殺了。社區發生了什麼問題，治安不好需要組織糾察隊，老弱病殘需要大清潔，需要更換電燈膽，需要通渠，需要看醫生，需要解決各種應付政府申請的文書工作，區議員就立即出現在選民的前面，為他們細細地提供服務。他們也和選民建立了魚水關係，親如親戚朋友，節日互有往來，公民黨以「蛇齋餅糶」否定之，根本不知何謂守望相助的坊誼親情。公民黨只在乎選舉立法會超級議席的功利，一再居高臨下，教訓香港選民「不要眼光短淺」、「不要貪圖小恩小惠」，要挑選「能夠參加立法會工作的區議員」。黎廣德、郭榮鏗在兩宗司法覆核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臨急抱佛腳到選區，第一個口號就是「我們不派海鮮餐」，言下之意，所有支持實幹派的選民，就是貪婪的「為貪鬼」，這是對選民的最大冒犯。他們的言論，侮辱了選民，特別



公民黨在區選受重挫，黨魁梁家傑不深刻反省，反指敗選是對抹黑影響。

陶君行以退為進 社民連再掀暗鬥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陶君行的辭職一石激起千重浪，社民連內的暗鬥已經展開，陶派與黃派的權鬥將會更加激烈，再次應驗了激進黨內鬥內行的本質，什麼濟弱扶貧，不過是一句口號，權力利益才是這些人的重中之重。

區選結束後，有人歡喜有人愁，但選舉從來都是英雄地，勝利的接受歡呼喝彩，失敗的也應問責承擔，這是從政人士的政治倫理。「人民力量」早已宣稱不計較議席，雖然「分票」成效不大，但論議席沒有多大損失；相反公民黨議席選票都大量流失，中產票源大量流失，社民連更加全軍覆沒，不論原因為何黨的負責人都應該問責下台。而現在陶君行辭職了，梁家傑仍在戀棧，難怪受盡外界狠批。

不過，陶君行在區選後立即請辭，原因也不獨是承擔責任那麼簡單。無可否認，社民連在區選是遭遇大敗，不單年青候選人競選失敗，就是多名在區內扎根多年的現任區議員如曾健成、麥國風以至陶君行都全數下馬，確實難以令人接受。陶君行說他現在都不知道自己敗選的原因，讓筆者告訴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自從接掌社民連主席一職後，精神時間都放在帶領社民連橫衝直撞之上，又或是花在黨爭之中，根本沒時間投放地區工作之上，他選選期間有大量椿腳被對手吸納，這明顯是因為椿腳都認為他疏於地區而離他而去，沒有根基沒有實績失敗是自然的。

願意退位主要是為勢所迫

二是他在社民連催的激進暴力路線引發社會反感，市民都在傳媒電視看到社民連一眾的暴力嘴臉，衝擊替補機制諮詢會一役更將這班憤青的惡形惡相表露無遺，陶君行身為社民連主席自然要為此負上最大責任，市民選區議員是希望找做實事的人，怎可能選一些正事不做，專門衝擊法治衝擊社會的人，激進路線受挫陶君行自然難以獨善其身。最後就是陶君行的個人誠信操守，秘密收受黎智英百萬元獻金，用在何處花在哪里，市民不得而知。桃色醜聞疑幻疑真，也令他流失了大量選票。這樣東失幾萬票，西失幾萬票，陶君行的敗選便不用驚訝。

陶君行的敗選來自社民連的激進暴力路線，與主流民意相違，在單議席選舉的區議會選舉全軍覆沒，也是可以理解。如果陶君行堅持戀棧不去，大可以找出十個八個藉口來推諉，就如梁家傑一樣也無不可，沒有必要辭職。記得當年為取得社民連主席之位，陶君行是經過腥風血雨的權力鬥爭，與黃毓民鬥到死去活來，最終導致社民連分裂才保住現在權位，主席之位得來不易，陶君行何以甘於放棄？為敗選負責可能是其一，但這並非是真正原因，陶君行願意退位主要是為勢所迫，他目前正面對黨內外的巨大壓力，敗選是其一，而早前被揭發秘密收受黎智英的百萬元獻金，但社民連並無入帳，惹來「落格」疑雲，在當時黨內不少元老都紛紛炮轟，而留在社民連的黃毓民派系，也大力施壓，要他交待事件，但當時由於忙於區選，眾人暫時放他一馬，待區選後再追究下去。

迴避獻金醜聞 暫退部署反擊

結果社民連區選大敗，本來陶君行以為在區選勝出可以挾得勝之威壓服這些元老，但現在連自己議席都失去，整個陶派氣勢大瀉，再面對黨內追究獻金的聲音，不但主席之位難保，隨時整個陶派都可能被打散。既然如此，現在陶君行果斷辭職，等如將責任在個人扛下，陶派不必受到牽連，而且他還留下一條尾巴，就是如果黨內無人，不排除在改選時再作馮婦。這樣情況便很清楚，陶君行先行退任，令對手失去目標，之後再暗中鞏固實力，待之後主席補選時再由親信全面勸進，屆時將可輕易奪回主席寶座，又可避免被對手痛打落水狗，這其以退為進的高招。

不過，陶君行的妙計能否奏效，恐怕並不容易，一是黨內元老對於獻金事件仍是不依不饒，儘管他已經辭去主席一職，但仍要交待獻金去向，有人甚至在會議上威脅要報警處理，反映獻金事件並未結束，而獻金的用途及去向將關係陶君行個人的政治生命；二是黃毓民及黃派人馬的部署，黃毓民在社民連大敗後竟然未有落井下石，事後更沒有對陶的辭職取笑「抽水」，並非因為彼此都是同病相憐，而是他正希望借著陶的離去，重新取得社民連的控制權。固然，要黃毓民重新回巢擔任社民連主席繼而統合兩黨並不現實，但如果黃派中人或親近黃的人物接掌社民連，這肯定是他樂於見到的，其中現任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一直受到黃的高度評價，就算之後分裂也沒有對他有一句惡言，如果由他接掌社民連，對黃肯定是大大好事。

TPP經濟願景下的政治困擾

張敬偉

APEC會中有會，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下稱TPP) 成為焦點。由於東道國美國屬於TPP成員之一，加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希望加入這個協定，給人的感覺好像是APEC是為TPP來捧場的，沖淡了APEC峰會的意義，使本來就鬆散的APEC峰會變得更加「不正式」，反而成為陪襯。

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P4)，是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國中的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等四國發起，從2002年開始醞釀的一組多邊關係的自由貿易協定，原名亞太自由貿易區，旨在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

有抱團對抗中國的嫌疑

由於APEC的鬆散非正式屬性，加之涵蓋的亞太區域太過廣泛，相關國家基於經濟一體化的目的搞TPP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隨着成員國的擴張，特別是美國的加入，以及日本在本次峰會上的有意介入，TPP架空APEC的意圖明顯。加之希拉里重提重返亞洲，稱TPP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是價值觀的協議——比如開放、自由和公平。

TPP原來的經貿內涵逐漸異化，充滿政治意味。更耐人尋味的是，協定發起初期，強調歡迎任何APEC及非APEC成員參與，但對區域內的最大經濟體中國，協議國並沒有發出邀請，難免讓人有抱團對抗中國的聯想。

微妙的是，越南也是TPP共同價值觀的一員，更顯美國掌控下的地緣政治意味，在中國看來是美越結盟對抗中國。

不僅中國這麼認為，美國媒體和智庫也持同樣觀點。美《外交政策》認為，奧巴馬政府已將力推TPP作為回應地區國家憂心中國崛起的主要工具。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學者摩爾強調：「在中國加入談判前搶先談判，給太平洋貿易定好規則，這樣就能制衡中國，如果中國今後希望加入，就要遵從我們的規則。」

總之，向來擁有和諧氛圍的APEC峰會被美國強勢推出，日本友情捧場的TPP沖淡甚至攪亂並非好事。也難怪中國從G20到APEC一路走來，強烈反對經貿問題政治化。中美和則區域和，中美衝突則影響到亞太區域乃至全世界，已成國際社會共識。也許TPP本來的經濟願景很好，但因為美國的政治演義，導致了中方的「想法」，TPP的經貿願景也變得模糊起來。

或是一場孤獨求敗的遊戲

亞太區域，重疊着各種層級的自貿區，如中日韓加東南亞的

「10+3」和東亞三國和東南亞國家分別的「10+1」，中日韓三國的自貿區，美韓自貿協定，美日、日韓，美國和南美國家、大洋洲國家等等。每一個層次的自貿區，經濟前景都非常誘人，可是實施起來在各國都是艱難的歷程。以美韓自貿協定為例，遷延多年，韓國兩國政府和兩任總統都為民意所煎熬。美國牛肉甚至被韓國民眾陰謀化，行將屆滿的李明博總統日前正被國內民意拷問着。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甫提出加入TPP，國內就掀起如潮波瀾，不少在野黨甚至提出「亡國」警告。就是TPP的熱心倡導者美國，奧巴馬總統也面臨着經濟和選舉的兩大壓力，前者使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更為明顯，後者使奧巴馬受到來自共和黨和民意的雙重壓迫，又如何開出讓TPP夥伴國滿意的貿易自由化禮單？沒有開放的市場承諾，沒有現實的經貿利益，相關國家如何買賬？

因此，純粹經貿意義上的TPP都很難落到實處，何況是附加政治意義的協定呢？就像法國《快報》所論，相關國家不會當美國的馬前卒去替美國擋子彈。

最現實的是，中國和TPP內的所有國家包括美國都是重要的貿易夥伴，在全球經濟可謂糟糕的情勢下，離不開中國經濟的經貿支持。何況，無論在亞太區域還是全球範圍內，中國是貿易自由化的堅守者。

作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本區域的TPP沒有中國的參與是不可想象的，沒有中國參與談判的貿易規則可能也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踢開中國搞政治對抗可行但很危險，繞開中國玩經貿或是孤獨求敗的遊戲。



TPP被指架空APEC的意圖明顯。圖為今年出席APEC部長級會議的代表合影。

快語

海關巡查商店面舖，找出有潛在危險的玩具，以保障小朋友安全，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市面上販賣各式各樣玩具的店舖，不少只是小本經營的家庭式企業，連「中」企都談不上，對所售賣的貨品是否安全，也就未必能有足夠認識。像最近的一宗法庭判例，一家文具店售賣價值僅數元至十數元的棋類產品，結果因棋盤紙不符合安全標準，被判罰共一萬四千多元，等於賣棋四十一年的利潤。事件引來公眾關注，海關對違例小商戶的處分過嚴和不近人情。

這宗引起廣泛關注的「棋盤紙薄遭檢控」的案件，主角是一位於公共屋邨經營文具店十二年的店東。去年七月九日，該店舖被海關突擊檢查，並取走三十多盒棋化驗，其後指棋盤紙薄於零點零三毫毫米，易令兒童窒息，不符合安全標準，並在無警告的情況下，向其發出票控。其後他在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共罰款九千元，另須支付五千六百多元的驗貨費。該名店東認為罰過重，不服上訴，並以賣棋利潤微薄為由求情，惜遭高院駁回。

根據「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規定，進口、製造或供應本地使用的玩具，須符合國際安全標準才可出售，首次違例者最高可罰十萬元和監禁一年。雖然店東聲稱一直不知道有指引列明禁售該類產品，亦不懂得如何量度塑膠質料棋盤的標準厚度，但「不知者不罪」並非辯護理由，故面對法庭駁回上訴，也很無奈。

不過，他的一番自白，卻道出了不少中小企的心聲及困境，值得深思。因為，據他所言，其文具店是小本經營，根本不可能在售賣所有貨品前交當局檢驗，待確保安全才上架，而心灰意冷的他更坦言「有好多恐懼」，既擔心不知哪類貨品出問題，又要慮海關隨時檢控，為免再被檢控罰款，並與起明年提早結業的念頭。

我想今次案件之所以引起輿情關注，原因正是這類小店，絕大部分都是小本經營，不少的貨品的價值十元八塊，所掙的一份收入僅能餬口，但遇事時化驗費卻動輒數千元，根本叫他們難以負擔。而且產品種類多，試問小商戶又如何得知每一項產品是否完全符合安全標準，若因此而要他們徵收問題產品化驗費，似說不過去。雖然海關有定期舉辦講座宣傳產品安全訊息，但對於這類偏處一隅的小店，每日靠自己雙手或和家人一起，幹粗活的做街坊生意，根本難以分身出席講座。

所以，我認為海關應採取主動，定期輪流給各區小商戶派發單張，加強宣傳，敦促他們注意產品安全，另一方面，若這類小商戶是在「不知情」情況下，出售了一些問題產品，也應盡量採取「先警告、後檢控」的做法，避免出現「逼死小商戶」的後果。據悉，自由黨的代表今日將會約見，作出反映。

事實上，現時商舖租金昂貴，而員工薪酬又因最低工資上漲，已令中小企百上加斤，若政府部門也不過時「體諒及通融」一下中小企的困難，凡事只鐵板一塊講求「公事公辦」，則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將大受影響，也就不利香港整體的發展。

保障安全重要 執法需顧情理

田北俊